



2025年12月12日，入冬的第一场雪如期而至，仿佛天地间最守诺言的美丽使者，轻轻打开了我情感的门扉。

“下雪了！下雪了！下大了！姥爷快下来！”听见外孙、外孙女在楼下清脆如铃的呼喊，我匆匆放下手中未拾掇完的家务，快步下楼。雪花已在空中织成一张密密的、银色的大网，两个孩子站在银白的世界里，脸颊红扑扑的，眼中闪烁着特有的、纯洁的光，被光裹着的是那天真的、近乎神圣的喜悦。我曾在入冬前许诺，初雪降临时陪他们打雪仗，允许二打一。诺言是成人与孩童之间最珍贵的桥梁，我怎能让这桥梁坍塌？

雪球在空中划出欢快的弧线，笑声在寂静飞雪的时空里格外清脆。我故意放慢脚步，任由他们的雪球击中我的肩头、后背，甚至有几个雪球顽皮地钻入脖颈，化作清凉的惊喜。孩子们的笑声如山泉奔涌，那是未被世事浸染的快乐。直到他们的妈妈将这两个小精灵拎回温暖的室内，我满身是雪地站在庭院中，才发现自己竟在这场游戏里，找回了某种久违的轻盈和愉悦。

漫天雪花，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仿佛天空打开了某个珍藏“祥瑞”的宝库。我仰头望着院中的几棵核桃树——这些与我一同经历岁月老友。它们的叶子早已落尽，以最坦荡的姿态迎接冬的洗礼。此刻，每一根枝条都被披上了银白的盛装，那些秋天未曾摘尽的核桃，如今也成了雪的花朵，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像是时光凝结的果实。风过时，树枝轻轻摇曳，雪花簌簌飘落，在漫天雪花的交织里，闪着不易被人发现的微光。这种美如此短暂，又如此永恒，如同生命中那些无法言说的时刻，转瞬即逝却又刻骨铭心，令人遐想。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雪花，在庭院中缓缓而行。脚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雪在诉说着只有大地能懂的语言。这声音将我带回数年前的一个冬日，我陪同一位长者到济宁的运河畔赏雪。天地一白，万籁俱寂，那位素来严肃的长者忽然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指着眼前的雪景说：“这般天地造化，何不赋诗以记之？”我心头一热，脱口而出：“大雪飞舞乱纷纷，北风嗖嗖刺骨寒。雪打枝头倒垂柳，轻轻摇曳银铃声。”

这么多年过去，这几句即兴之作依然清晰如昨。原来，我们对某些事物的热爱，早已超越了时间本身，如同我对蔷薇的记忆：它的芬芳与艳丽，已成为我灵魂深处涂抹不去的烙印。雪亦是如此，它年复一年地降临，每次都如初见，每次都唤起相同又不同的情感。这份对雪的爱，或许正是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对岁月轮回、却又常新四季的敬畏。

此刻，雪渐渐小了，我不由自主地走向济宁的新世纪广场。雪后古城新貌的济宁，宛如一幅刚

## 光

**张玉环**(兖州)

天刚亮，光就进了屋
先找到孩子——他睡得正香，光轻轻摸他的脸
他一定在做甜蜜的梦
因为他的嘴角，笑得很弯

光又找到爸妈
他们太累，还没醒
光就静静盖在他们身上
像一层暖和的被子
光就是这样
它公平，它安静
它一来，黑的地方就亮了
平凡的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刚完成的水墨画，墨色与留白之间是无限的诗情画意。广场上石板和瓷板路面湿滑，人们三三两两聚在周围，踏雪聊天，每个人的呼吸都在冷空气中凝成白色的雾，又缓缓散去。
“真是瑞雪兆丰年啊！”一位老者摸着一棵雪中挺立的大树感叹。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我想起三年前的冬天，同样是临近春节，同样是雪花纷飞的夜晚，同样是这个广场。那夜，我独自漫步于此，灯火依旧璀璨，大红灯笼在风雪中旋转，可那光与色却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琉璃。广场空旷得只剩我的脚步声，一种巨大的、绝对的寂静吞没了所有声响，让我觉得这漫天华彩不过是专为我一人布置的、寂静的布景。那夜，我也曾低声吟哦：“火树银花不夜天，大红灯笼漫天旋，鹅毛大雪西风雪。只身孤影在此间。”

如今，站在同一片土地上，耳边是人们雪中寻趣的欢声笑语，眼前是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快乐身影。短短数年，已是换了人间。这对比如此强烈，让我不禁眼眶有些许的湿润。这不仅仅是季节的更替，更是时光流过生命之河后，冲刷出的两片截然不同的滩涂。雪还是那场雪，人间已不是那个人间了，它仿佛在告诉我：最深的寂静，或许正是为了让你听清，生命终将涌回的、喧闹而温暖的潮声。

天空中阴云依然低垂，偶尔飘下零星雪片，像是天空的余韵。“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年春上雪打灯”，祖辈传下的农谚又一次得到验证。这场初雪来得如此突然，如此酣畅淋漓，仿佛积蓄了整个秋天和冬日的期盼，终于在这一刻倾泻而下。它不仅满足了老百姓，庄稼人对丰收的祈愿，更滋润了济宁大地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雪是冷静平和的，不分城乡，无论贵贱，它以同样的洁白覆盖山川、田野、街道和大厦，将整个孔孟之乡装点成统一祥和的诗意。

雪渐渐停了，夜色四合，华灯朦胧。城市的喧嚣在雪后显得格外温和，仿佛整个世界都放低了声音，好让心灵能够聆听更深的回响。我踏着雪走在回家的路上，脚下是被新雪覆盖的小区花圃小径，身后是渐渐远离的广场上模糊的灯火。

雪夜让思维变得格外清晰。我想起这十数年来 的变迁，从脱贫攻坚到绿水青山、乡村振兴，从科技突破到文化助推文化繁荣，每一步都如同这脚下的雪，看似轻盈，实则承载着千万人的梦想与不易。人民富足安康的生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随处可见的笑脸，是孩子们无忧无虑的雪仗，是老人们安享晚年的从容，是无数普通家庭日渐丰盈的日子。

我想起年少时读过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时只能想象那辽阔壮美；而今，在这个快速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种辽阔壮美

## 拓印(外一首)

**陈小华**(任城)

宣纸携手拓片
人为媒
触摸峥嵘岁月

### 雪

雪挂在残枝
没有等来有缘人
风把它吹散



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写照。我们经历过风霜，却从未失去前行的勇气；我们拥抱过变革，却始终坚守文化的根脉和初心。这场初雪，恰似一个隐喻：它覆盖过往，不是为了掩埋和遮蔽，而是为了孕育新生；它冷静无暇，提醒我们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不忘初心，保持纯洁的追求和向往。

不知不觉已到家门口，雪又下紧了。回头望去，来时的脚印已被新雪覆盖大半，只有最近的几处还依稀可辨。这多像我们的历史——只有那些深刻的足迹才会被铭记，而日常的步履则融入了更广阔的背景。打开家门的一瞬间，温暖的光涌出，与清冷的雪夜形成温柔的对比。

坐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渐与夜色融为一体的雪景，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动。这场初雪，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它见证了个人生命的点滴悲欢，也见证了国家发展的波澜壮阔；它凝结着祖辈的智慧与期盼，也承载着未来的梦想与可能。

夜深了，雪悄悄飘落……我知道，明天雪过天晴，太阳升起时，这洁白的世界一定有所改变，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比如记忆中的欢笑，比如困境中的坚守，比如誓言与信仰，比如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这些如同雪水渗入大地，将成为来年春天最滋养的源泉。

“再次与雪相拥”，这不仅是一颗心中与初雪的又一个约定，更是一个生命对世界永恒的拥抱姿态。在这拥抱中，个人与国家，往昔与未来，今天与明天，自然与人文，都找到了和谐的同频共振。而这，或许就是这场初雪，在这个特别的冬日，带给我最深沉、最浪漫、最纯洁的礼物。

雪落无声，却仿佛在诉说着千言万语；夜已深沉，而心中的光却愈加明亮。在这初雪之夜，无数这样的窗内，无数这样的沉思，正汇聚成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深沉力量——纯净如雪，坚韧如冰，温暖如春。

清晨，我被一种特殊的寂静唤醒。那是一种被雪过滤后的、绒毛般柔软的寂静。推窗望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铺展开来。

昨夜持续的雪飘，为万物裁制了匀称的银装。我的目光越过庭院，投向更远处这座古城的轮廓。济宁，这座运河之畔的古城，此刻正静卧于瑞雪之下，显露出与平日喧嚣截然不同的沉静风韵。环城西路青灰色的古城墙垛口覆盖着松软的雪顶，宛如老者花白的眉峰；太白楼、铁塔寺、声远楼……飞檐斗拱的曲线因雪的勾勒而愈发深沉柔和灵动，仿佛时光本身在此变得缓慢而庄重。雪，这位最高明的大画家，用最单纯的白色，将古城的层次与岁月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它让崭新的仿古建筑收起了光泽，却让真正的老砖旧瓦、斑驳石刻，在雪的映衬下，其纹理与沧桑愈显清晰深邃。

## 冬与灶火

**陈尚**(任城)

晚风卷着炊烟，我踏进家门
父亲正往灶膛添干柴
火星映亮了那鬓角的雪

盛着杂粮粥和几碟咸菜
久违的烟火气扑在脸上
奔波的风尘，忽然就淡了

灶火的暖，让天边的晚霞
多悬了一刻，才慢慢沉进山坳



这大约便是雪的古道心肠：它平等地覆盖一切，却偏偏能让真正有底蕴的事物，在素净的背景下，散发出内在的魅力。

小区院中的草木，在这场与雪的邂逅中，也各自呈现出生命的飒爽与风姿哲思。那几株苍劲的松柏，墨绿的针叶托举着蓬松的雪团，绿白相间，肃穆中透着昂扬，它们是冬日不屈的宣言。蔷薇的枯枝则被细细的雪线勾勒，曲折有力的线条仿佛篆刻在天幕上的书法，每一笔都诉说着曾经的绚烂与此刻的隐忍蓄力。墙脚儿从未被完全覆盖的枯草，从雪被下探出瑟缩的尖梢，那抹黯淡的黄褐色，却让人无端想起大地深处的温暖与来年必将破土而出的新绿。草木无响，却在雪的映照下完成了一场庄严的对话：松柏诠释着坚守，枯草寓意着希望，而所有草木共同展示的，是生命在严寒中一种静默而伟大的韧性。它们植根于这片古老的土地，岁岁枯荣，见证着济宁古城的炊烟如何从古老飘向现代，见证着王母阁、竹竿巷、老运河码头的乡音如何将历史的故事低声传唱。

我忽然感到，这雪、这草木、这儒韵的古城，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通达的默契。雪是瞬间的永恒，以洁净之身降临，涤荡尘嚣，又将化去，它的存在提醒着人们美好事物的珍贵与易逝。草木是永恒的轮回，在雪的覆盖下蛰伏，在春风中苏醒，它们象征着生命不灭的周期与大地源源不绝的生机。而古城，则是这瞬息与永恒、洁净与生机所共同依托的时空舞台。它用砖石木瓦固定了历史的记忆，用街巷的记忆容纳着人间的烟火。初雪落古城，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成了一种文化的浸润与洗礼——它让飞速向前的现代城市，有机会在这一刻回望自己的根脉，聆听来自岁月深处的回响。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与历史的连接。连接着院子里打雪仗的童真欢笑，连接着广场上人们“瑞雪兆丰年”的朴素信念，也连接着这被雪抚慰的古城风骨与草木精魂。个人生命的点滴悲欢，家族记忆的温暖传承，古城积淀的厚重文明，乃至整个民族在新时代阔步前行的足音，都被这场雪奇妙地编织在了一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更为宏大、也更为深刻的“万里雪飘”画卷。在这画卷里，每一片雪花都承载着一份轻盈的祈愿，每一棵草木都挺立着一份扎根的担当，每一块古城砖瓦都铭刻着一份过往的智慧。而当亿万份祈愿、担当与智慧汇聚，便融成了那消融冰雪、催发春芽的暖流，浩浩荡荡，奔向一个“盛世再现”的未来。

与雪相拥。心中那“再次与雪相拥”的呐喊，已化作一股平静而坚定的暖流。我深知，此后每一次落雪，我都会想起，昨天那个雪夜，今天这个清晨，想起雪中草木的哲思与古城的风骨风韵，并从中汲取力量——那是一种知道自己身来处与去向，因而能够从容拥抱每一次初雪洁白降临的力量。

## 过年(外一首)

**王义**(济宁高新区)

行将至大年，
家国盼团圆。
万里怀乡梦，
披霜戴雪还。

### 长相思·回家过年

辞旧年，迎新年，
辞旧年，迎新年。
没有等来有缘人，
老家心暖安。

爆竹喧，儿童喧，
好友亲邻把酒欢。
醉中天外天。



空荡的街
几只寒蝉凄切
流星划过苍山
洱海荡起涟漪
水花一股脑地印上
我的蓝布大褂

左手攥着英雄帖
右手提着咸水鸭
我甩掉头上水
昂首大理城下

岂能无酒
笑傲江湖边
红袖添香
一怒为红颜
段王安在
六诏满梵仙
风花雪月
霸业谈笑间

空荡的街
只有几只寒蝉凄切
柴门紧闭
我该住哪儿

依情节
这理应是最后抵达之地
高耸的城墙
密不透风
兵不卸甲
乌云布满天空
战马嘶嚎
传递城中每条指令
轴心、壁垒
背叛、覆倾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每当我听到这首《梨花颂》，总会情不自禁想起刚刚去世的姥姥。
姥姥走得很突然，让全家人都没做好准备。在一个深夜，她因急性心肌梗死骤然而去，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

姥姥家的院子里曾种着一棵梨树，那里是我儿时的乐园。姥姥常在树下陪我玩耍，给我讲那些关于梨花的故事。梨树的花朵，洁白素雅，香气并不浓烈，但当整树梨花簇拥在一起时，那淡淡的芬芳却足以让人沉醉。它用最素净的白，为春天写下最美的诗行。姥姥离去时，正是初春，梨树才刚刚萌出花苞。而今，它已开满了整个小院。它或许永远不会开花，种下它的人，再也不会回来看它了。

姥姥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一生省吃俭用，但把所有的温暖和慷慨都给了我。妈妈常说，我刚出生时，爸爸在外读书，妈妈工作也忙，我便和



一个人说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一个人说
来生还要一起走
一个人说
未知生安知死

然而
一切当下皆被解构
当我置入城中
预想之地幻化成风
清灵、静谧
淇河畔鹿台阁
一群少年练着武功

### 封神

那场仪式之前
人类还是有机会的

一场改天换地的战争
一次阴差阳错的邂逅
一桩光怪陆离的意外
一回摧身碎首的死辣
都有可能榜上有名

此后
人与神就分得很开了
再想上榜
就不是一场仪式
能解决的了



眩，耳朵里嗡嗡作响。姥姥着急地对姥爷说：“坏了，怕是缺氧了。”她急忙找来导游，联系了车，和姥爷一起去医院。山路弯弯绕绕，我憋得满脸通红，姥姥一路轻抚着我的头，不住地安慰，自己的眼泪却不停往下掉。幸好，两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医院。那次旅行自然“泡了汤”，我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姥姥日夜不离地守在床边。后来她总爱打趣说：“带你千里迢迢，到医院旅游了一趟。”可我明白，那玩笑话里，藏着她多少的后怕与疼爱。

一阵恍惚间，我好像又听见了姥姥的声音。姥姥，您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那一树梨花，多像从大地深处涌出的洁白喷泉，朵朵浪花在阳光下、在春风中，跳跃着，舞动着，银光闪闪。我亲爱的姥姥，您看到了吗？

忽然间，鼻子一酸，视线模糊了。朦胧的泪光中，姥姥那和善、慈祥的面容，仿佛又出现在一树梨花前，正微笑着，向我诉说着什么……